

曾经有一部《入殓师》让很多中国人感动。它是一部好电影，也像个窗口，让人看到日本人的生死观。

前阵子，我参加了一场葬礼，并且去火葬场，与死者亲属一起用筷子将白骨夹起放入骨灰盒——许多国人在日本会被教育不能用筷子去迎接别人好意夹来的饭菜，道理正是在此。在日本，两双筷子一起夹，是给死者夹白骨时才会用。曾经待我如亲人的一位日本老太太突然病逝了。

在青岛，东京西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城，我曾住过八年。是邻居的山中老太太如亲人一般教我做日本菜，帮我照看小孩。搬家已经10多年，但一直保持联系。今年71岁的她，夜里因脑溢血突然走了。带了套黑衣服，按照山中家儿子说的时间赶到她家，进门去，棺材里躺着山中老太太，容颜整洁，如同熟睡。上香，瞻仰遗容，然后便是在榻榻米上正坐，等人来念经。

当夜算作“通夜”，即守夜，念经后，大家喝着茶，说着她生前事，没有人哭喊，流泪也是静静的。

次日上午，是出棺和火葬。葬礼社的人捧了两个大木托盘，一个装着鲜花，一个是松柏叶子，让大家拿了放进棺材，铺满山中老太太身旁。这是最后能够比较靠近瞻仰遗容的时刻，所以大家对她念叨些诸如“辛苦了”、“安息吧”的话。

青梅市民火葬场，设在半山，漫山开满杜鹃花。职员说，二楼设有休息室，请大家上去休息，约一个半小时后火化结束。上得二楼，只见有几个屋子，倒像是公司里的会议室，一排排的桌椅，还有电热水壶。估计山中家儿子事先听从葬礼社人员介绍，买了一堆点心零食和茶水。人们就坐在明亮的休息室里吃喝，且聊天。聊的多是山中老太太旧事。这时候我有一种深切的感觉，就是每个生命确实都有意义，并且直到离开世界时，在葬礼上，依然以一种可以称作缘分的东西，将逝者生前熟人连接到一起。

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女职员来通知我们，去楼下迎接山中老太太的骨灰。职员推着小推车出来，上面是一堆白骨和骨灰盒。在职员指引下，大家两人一组，两双筷子一起夹起一块白骨，放进盒里，每人只要做过一次就算完成了仪式，接着由职员熟练地将骨灰放进盒子。职员一边放，一边告诉我们，这是脚拇指，这是耳朵部位，这是胳膊肘子……很奇怪的是面对这一切，并不教人怕，只是感受到“无常”，或者说学习到入最后就化作如此。

青山红花下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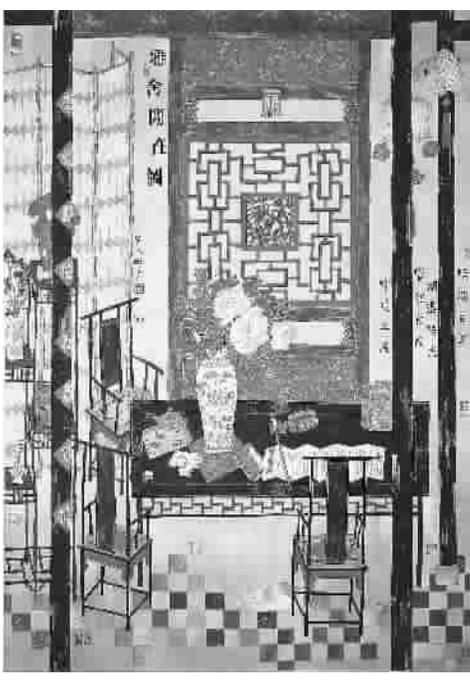
杜海玲



经过山中老太太的“通夜”和次日的火葬，刚得到噩耗时的惊异悲伤，竟慢慢释放。去之前，想起她当年对我的好，险些在电车里就流起泪来。但经过了那些仪式，尤其是在火葬场目睹棺材送进炉子和之后被职员推出的白骨，内心渐渐平静，充满的是对人生的感恩和接纳。

与中国相比，日本并不忌讳谈死。中国人说，不知生，焉知死。为了怕亲人伤心过度，不去参加葬礼这样的事情也有发生。其实从心理学来说，这样并不好。一个告白的过程，其实可以帮助人释放悲伤，平静心灵，感恩故人，接纳人生。在中国，对于老人的称谓，仿佛都是说寿比南山，基本不顾生命有生死的事实。而日本人认为，生死相连，死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仿佛从客厅移入了睡房。日本有个词叫作“死支度”，“支度”是做准备的意思，即做走向死亡的准备。包括钱财整理、物品整理、人情整理。日本作家曾野绫子写她的母亲死前准备做得之好：钱财交待清楚。物品逐渐减少，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逐一送给亲朋作纪念。临到去世，房间里物品已十分简单，一副已完成人世心愿，从容赴死的姿态。而这姿态，并不就是消极悲观。有很多人用樱花来形容日本人的生死观不无道理。在世时开得灿烂，活得饶有兴致，对死，却也淡然接受。日本的墓地并不在荒野野岭，而是就在居民区，甚至市中心。国人来了先是一惊，渐渐司空见惯，不再为奇。

青山红花下埋白骨，是人安息的归宿。



雅舍闲在图 (中国画) 澄子

现今时兴旅游，名目繁多，可监狱游，似还未来。前不久我去澳大利亚，受亲友推介插了“冷

监狱之旅

吴道富

门”，专赴塔斯马尼亚州，参观游览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亚瑟港囚犯历史遗迹。

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殖民地，1788年以后英国本土囚犯多送澳大利亚，1830年亚瑟港流放站成立。英国监狱改革家 Jeremy Bentham 设计了具

我从小爱看电影，这辈子恐怕看过几千上万场的电影了。可是没想到会碰上这么一场电影，太古怪了，说出来大家可能还不相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离开现在还不算太久。这是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家家户户开始有电视机，录音机开始普遍，有不少人家还有了录像机。就在这样的年代，我有一天晚上去我家附近的美琪大戏院看电影。影片的名字好像叫《未来水世界》。

我看过这样一场电影

任溶溶

我看电影喜欢坐前面几排。可是整个电影院空着只有几个观众。这时是热天，冷气也没开。

大概在开演前一刻钟，工作人员到我身边对我说，实在抱歉，今天晚上票子只卖出五张，看来这场电影放不成，只好请观众退票了。不过影院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如果到放映时刻能售出十来张票，电影还是放的。他请我们等一等。

最后，放映时刻到了，工作人员再次跟在座的观众说，这时票子也只卖出一张，不过院方还是决定照规矩放映，只是冷气就不开放了，请大家原谅，忍耐一下。

总之，这场电影我就像在蒸笼里一般看完。这样看电影还是头一次。出来回家时暗想，我一辈子是影迷，看来进电影院看电影算是到头了，它的末日到了。既然大家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电视，看电影，又何必花钱进电影院去看呢？甚至电影院也放起录像片来，我就到新光电影院看过，观众座当中放录像机，把电影投影到屏幕上去。这还有一个好处，放录像片不需要花钱引进电影。

我当时太悲观了。如今我的确不大看电影，不进电影院，但这是因为我已上岁数。可如今我看到许多新的电影院诞生，新的影片不断放映，各地还热热闹闹办电影节，看电影的人出高票价看电影，我自己虽然不去看，可我真为电影开心，电影充满了生机。电影已经进入新一代，我深深为电影祝福！

牢房遗迹建于1857年，让人生奇的是：轻犯多人挤一屋，高低床很窄，重犯反而独享囚室。原来，轻犯之间尚可交谈，而重犯终身无人可说，连每天一小时放风也须戴上面具独处，因此不乏发精神病者。狱中教堂也特别设计：牧师播音台最高；一

排排阶梯状的囚犯听经位，只能站不能坐，仅露其头，每人隔绝，靠墙的先进去，逐一关刑。如此重罚，令人唏嘘！同行Z先生抽到“梅花A”，在牢房内找到正在潇洒玩牌的对象（纸板模型），旁注其31岁，1830年4月偷商店130英镑，判无期徒刑，因数度越狱成功又被抓回，为众犯崇拜，狱方用他管犯人，成狱霸。Z先生饶有兴趣地持牌与之合影。

亚瑟港监狱建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险峻处，囚犯难逃。现存四层楼大

家后的大弘设计，也在八点前赶到酒店，表层是庆生的意思，而其实是生命经受着暴风雨的洗礼。

九点刚过，当清酒还没有真正地点燃大家，电台播出海葵突然转道而去的信息，酒家门外，但见雨点稀落了下来，转瞬之间，上海夜空似乎又将月白风清。

看着窗外天空，我有感悟：是人，便有生死，而死，又有两次。头次，是精神的死亡，第二次，方是肉体的死亡。有多少男女，当他们只是为活而活，那精神，其实已经死。那么，什么最为重要？每个人自然回答不同。对于我，重要的是精神不能提前死亡，不战栗，不恐惧，不放弃，便是不死亡，便是拒绝精神意义的死亡。

席终人散，对着彻底平静下来的上海夜空，分手时有人喊道：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十日谈

生活小记

上医院看病，也是一种修身养性。



不必问，无须答

王文献

小女孩除了喜欢公主的故事，也对广袤无垠的浩瀚星空有浓厚兴趣，看到很多奇异的天文现象，总是惊讶地问，妈妈，为什么会这样？！纯真双眸因发现新大陆和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探究，显得格外明亮动人。

我启动电脑，在各个搜索平台上检索；也翻查百科全书，寻找记录答案；还打国际电话托南京的朋友去请教紫金天文台的专家们，务必尽己所能，回答她的所有问题，给她一场又一场知识的飨宴。

小女孩非常重视和朋友间的情谊，不惜付出时间和精力，用心经营。但她的友谊还是遭到了背叛，她泪盈于睫，禁不住问，老师，为

什么会这样？我有所答，有所不答。月亮也有背面，但我只肯告诉她光明的一面，并鼓励她如向日葵般，始终面朝阳光。至于那些阴暗面，何必着急？或早或晚，她都会知道，但不是现在——15岁花蕾般美好清新的年龄。

女友遭遇生活变故，情节老掉牙，年轻时竭力辅佐支持的人，曾信且旦要终生为她做牛做马，就算飞黄腾达也不离不弃。现在，还不能算飞黄腾达，只不过手里多了几个银子，就无情地抛下她和年幼的孩子，

转投他人温柔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局者迷，向来聪颖的女友忧郁不堪，抛出一连串疑问。

我只喝咖啡，不回答。反正说到底，她约我出来，只需一双静听的耳朵，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人性复杂幽微深不可测，这个问题，连同生活里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有合理答案，包公也不必怒斩陈世美了。

人到中年，岂止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沉重了很多？诸多历练，沧海桑田，心也如水洗过般澄澈通透，不会再如年少时那般鲁莽稚气，遇事不解，势必打破沙锅，追根究底，待真相浮出水面，狼狽不堪，无回旋余地。

很多事，不是没有疑惑，没有不解，但是不必问，也无须答。

音中充满担忧，他说正沿淮海路而去，目的地是刘海粟美术馆。一路上，水深处，半个轮胎已没，雨急时，雨刮器失去功用，前方的信号灯，又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今夜情况不妙，非常非常不妙。

兄长的电话不妙，非常非常不妙。兄长的电话不妙，非常非常不妙。兄长的电话不妙，非常非常不妙。

但终究有点不那么甘心，于是逐个地电话了一遍。李李头个回答了我的询问：暴雨再大，不作变化。豪迈的口头，如同一千年前在湖边打家劫舍的孙二娘。

幸运的空军一号正在友谊商城开会，忙里偷闲地发来一个短信：与君赴汤蹈水，在所不惜。豪放的气息，也海葵般地扑面而来。

最有意思的是阿列文，他在电话中先不屑地说，阿王，这点雨算雨吗？你

忘记当年我们在暴风雨中“窝大水”的情景了？紧接着，是他的至理名言：“今天的城市男女，活得舒服，但神经却过于脆弱，这么点小台风便如此胆战心惊，将命看得太重了一点吧！”

尽管我与出生并成长于淮海路大同烤鸭店隔壁弄堂中的这个家伙并无“窝大水”的经历，但我承认，曾经在吉巴利亚难民营反复巡逻的他，神经坚韧确实远胜于我等上海寻常市民。

于是不再举棋不定，迅速开车上路，分头接了老孙、阿列文和上海滩007。

沿肇嘉浜路一路而去时，正是海葵最为嚣张的时刻，端的是风狂雨骤、鬼哭狼嚎，车子开到了水深处，两边激浪而起的水花看也有了点惊心动魄。老孙惊慌了起来，发出了“啊呀呀”的一连串呻吟，阿列文却在后排嗤笑：“你‘啊呀呀’什么啊？暴风雨所诞生的，这才叫爽！”

那夜，所有人都齐聚虹桥开发区，将当年师父、而今著名画家沈天万送到

穿越暴风雨的生日

王唯铭

那个下午，我在写作，是新的长篇小说《爱我，就催眠我》，但我心神不宁，这让我无法进入小说主角之一的心理催眠师王蔚文的内心世界，我不时地停下键盘敲击，转头张望窗外，看那上海不安的天空。

比较上午，天色是越发地阴沉。雨忽停忽下，有时骤然地变得凶猛。风狂热地摇动着窗户，雷叫穿透了阳台、房屋重重玻璃，不可阻挡地逼近我的身边。

那夜晚，早就说定与众朋友在虹桥开发区的某个酒家相聚，为我八月的渺小生日。

朋友有光影突击队的战友，有微群“虚拟书场”的粉官，有四海云游的高人，他们是阿拉上海人晓林、幸运的空军一号、STV少伟、大弘设计、陆小神仙、上海滩007、阿列文、老孙，以及李李、张张和延延。

没有人想到台风，而且是双台风会在那日降临，那日8月8日。

下午四点，风雨越发猛烈，手机也在这时蓦然炸响，是兄长来了电话，声